

閑話張恨水

董康成 徐传礼 著
黄山书社

闲话张恨水

董康成 徐传礼 著

黄 山 书 社

责任编辑：任耕耘
装帧设计：方绍武

闲话张恨水
董康成 徐传礼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经销处：定远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90,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500

ISBN 7-80535-037-X/1.6

书号：10379.45 定价：1.50元

目 录

闲话开篇(自序)

闲话之一:

- 一、童年和家庭..... (12)
- 二、婚姻和爱情..... (16)
- 三、处女作和笔名..... (21)
- 四、小说迷..... (25)
- 五、奋进之路..... (29)
- 六、名士风流..... (35)
- 七、闯荡江湖..... (40)
- 八、“五四”洗礼..... (46)
- 九、同情弱小 蔑视权贵..... (51)
- 十、新闻工作的苦力..... (57)
- 十一、关于《啼笑因缘》的故事..... (62)
- 十二、创办美专和西北之行..... (70)
- 十三、《南京人报》..... (78)
- 十四、请缨无路,以笔弯弓..... (83)
- 十五、主张抗战 团结、民主..... (87)
- 十六、中间偏左 遇礁即避..... (96)
- 十七、五十寿辰 情长谊深..... (101)
- 十八、故乡情..... (107)
- 十九、在主持北平《新民报》的日子里..... (113)

二十、小说中的真人真事……………(116)

二十一、幸福而寂寞的晚年……………(120)

闲话之二:

一、《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的价值……………(124)

二、《春明外史》述评……………(131)

三、《金粉世家》面面观……………(141)

四、《啼笑因缘》和作者的新探索……………(156)

五、对社会问题关注 向新文学靠拢

——《现代青年》透视……………(166)

六、武侠小说观和《丹凤街》……………(173)

七、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180)

八、艰难的历程 巨大的飞跃……………(188)

九、散文喜冲淡 诗词尚性灵……………(195)

十、命名寓褒贬 回目见工力……………(203)

十一、故事新编与《记者外传》……………(209)

附录:张恨水作品系年(增订稿)……………(212)

闲话开篇（自序）

在张先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只读过他的《八十一梦》和《啼笑因缘》，而且并没有真正读懂。根据我们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所接受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结论”，他和他所属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是所谓的“逆流”，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的“敌人”，不但艺术上格调低下、庸俗无聊、黄色下流，而且在思想倾向上也是反动的、倒退的。既然如此，张恨水的名字就被人打上了耻辱的印记，他的作品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列为禁书。他在解放后文艺界的影响已越来越小。到一九六七年逝世之前，他和他的作品仿佛成了虚幻的影子，连热衷于以政治阴谋在文艺界打开缺口来篡党夺权的林彪、江青一伙，也根本看不上，用不着将他这无权无势的“旧文人”当作靶子。

闹“地震”的年头终于噩梦般地过去了。全民族从狂热和偏激中清醒过来，在沉痛的反思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稳健地走向成熟；我们这些小人物在历史的巨变中震落了鼻梁上的“有色眼镜”，也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和探讨文艺了。于是，在全国范围兴起了思想解放的热潮之后，当“张恨水热”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也就不甘寂寞地想为张恨水研究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这本不成熟的《闲话张恨水》，作为计划中的《张恨水评传》之一先行问世，便是我们沿着认识论的螺旋阶梯攀向新高度。试图重新认识张先生及其作品

的读书札记。如果它能稍稍有助于运用多向思维来澄清事实、廓清谬误和曲解,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如果它能稍稍有益文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益于当代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我们就将感到极大的欣慰。张恨水及其作品的争议及重新评价,已引起许多人士的关注,这正是文艺解冻、学术活跃的春潮中的一朵浪花,我们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几年来的研读过程中,我们有幸读到张恨水本人的《写作生涯回忆》、《我的创作和生活》、《我的小说过程》、《总答谢并自我检讨》,张友鸾先生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明明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先生》,张晓水、张二水、张伍的《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张恨水先生小说创作年表》等,张占国、魏守忠的《张恨水年谱》,魏绍昌及芮和师等编选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和《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等等。这些资料虽然还很不完备,也不尽准确,但到底提供了第一批有价值的文献和许多重要线索,使我们受益非浅。安徽大学和安徽省图书馆,北京、南京、上海、辽宁、陕西等地图书馆,也给了我们许多方便;《艺谭》资助我们外出游学,又以宝贵篇幅连载《闲话张恨水》的部分初稿,部分读者和安徽省电视台对连载给以热情肯定和鼓励;安徽省黄山书社的同志们又多方支持和鞭策我们充实内容、提高质量。——所有这一切我们都铭记在心,谨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必须致谢的还有向我们提供活资料和线索、指点研究方法的许多老前辈:在百忙中亲笔回信并抄录老舍先生一则短文的胡絮青先生,在回信中指点我们实事求是、发扬史德的吴祖光先生,在复信中提供张恨水与王达仁的有关资料的方奈何先生,在亲切接待中证实和补充许多重要史实的张其范、张耘野、陈铭德诸位先生,等等。

应该致谢的还有张恨水先生的子女,尤其是张晓水、张伍

同志,不仅多次热情接受我们的采访,而且出示珍藏的诗词稿、散文集和若干小说,还多次来信提供宝贵资料和建议。我们恳切地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支持和理解。

二

提起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许多人就摇头,以为它是应该全盘否定、坚决清扫到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不少派中人或其亲友家属则力图表白、辩诬乃至“翻案”。这也难怪,源于近代、兴盛于现代、衰落又复活于当代的“鸳鸯派”文学,一直受到各方面的不遗余力的措词激烈的抨击。从文学殿堂扩展到社会各界,“鸳鸯派”或“《礼拜六》派”成了骂人的“恶谥”,谁被戴上这顶不光彩的帽不就会感到羞辱、压抑而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左倾思潮日益得势的情况下,对它们的批判有增无减、逐步升级。从《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到《辞海》的有关条目,从大学课堂到报刊杂志,它们都以结论的形式被“定了罪、判了刑”,而且不留余地,仿佛它们真的是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到了新时期,许多人对老的结论提出了有事实根据的怀疑。有人认为:“鸳鸯派”在近代是以反清排满的革命者姿态出现于文坛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小的实绩和贡献。又有人说:“鸳鸯派”的名称很不科学,原来是派中人的“戏称”,后来又成为对于他们的“恶谥”和“标签”,循名责实,只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改称“传统派”、“旧派”、“章回体旧派”、“民族形式派”等。其实“鸳鸯派”寿命很长,刊物众多,成员复杂,既无严密的组织,又无统一的宣言,甚至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有自觉的、明确的理论主张,往往各自为

战，各行其是，整个流派和各个成员在思想艺术上的共同特征也只是事后归纳的不太准确的“近似值”，它们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演进、分化，情形迥异，很难一概而论。

正如旧派文人攻击新文学是“标语口号派”、“公式概念派”一样，虽然也有某些事实作为论据，但终究是以末流代替整体的错误结论；新文学营垒中某些人尚未学会辩证思维，而惯于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对传统旧体小说不加分析地戴上“鸳鸯派”帽子就“得胜回朝”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学批评也是不应苟同和不足为训的。今天看来，连鲁迅先生、茅盾和瞿秋白等先驱者在捍卫左翼文艺的党性和战斗性时，虽然十分及时地批判了“鸳鸯派”，但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程度不同地受到来自苏联拉普派、日本左翼文艺和中国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鸳鸯派”文艺中的内在矛盾和不同层次、不同倾向，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今天的学者就应该有分析地继承先驱者和权威们的重要遗产，完成他们当时还难以完成的科学地评价“鸳鸯派”的历史任务。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应该变成清一色的“新文学史”，而排斥客观存在的旧体文学。从章回体小说（无论白话、文言）到旧体诗词歌赋，只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发生一定作用的，都应一视同仁地加以论述。同样，不仅要记载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及其战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包括新月派、第三种人的文学，乃至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学，也应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此，对于“鸳鸯派”文学中哪怕是最下流的黄色小说、黑幕小说、迷信小说等等，也要“实地考察”以后再予以有力的批判。至于“鸳鸯派”的上乘之作即此派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长艺术生命力的代表作，例如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秦瘦鸥的《秋海棠》，张恨水的《春明

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以及某些有价值的历史演义、武侠、侦探、讽谕、暴露小说等等，我们必须抛弃新旧两派文学不共戴天的门户之见，以公正的、谦逊的即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加鉴赏，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以无产者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宽广胸怀去拥抱全人类创造的美的遗产，对于不是本阶级、本民族创造的艺术之花，也要以统一的、科学化的审美天平去仔细地衡量，彻底破除多年形成的成见，认真反复地重新阅读作品、研究作家，不先入为主，不乱戴帽子，不溢美隐恶，这才是历史唯物论者应有的史德。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而历史老人反复地告诫人们：人类文艺史上任一较有社会影响的文学流派既然“存在”过，它就一定有其“合理”的依据，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已经死去的我国宫廷文学和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尚且如此，何况在海内外依然活着的“鸳鸯派”呢？历史的辩证法指示我们：文学思潮与样式的新旧对立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其间的消长变化极为复杂，决不能用形而上学的绝对论去看待它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尚且可以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促进而达到共存共荣、彼此都“万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在新派小说与章回体旧派小说之间求同存异、各展所长、互相竞争又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呢？从文学题材、主题、形象到小说境界、格调、趣味，从结构、语言、技法到分章分回这些外形式（也叫“形式的形式”），两派都各有长短可以比较，互有优劣可以分析。虽然总的看来，现当代新文学所具有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新型的审美理想和表现方式，是通俗文学与旧派章回体小说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后者的翹楚之作在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民族性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

由于“鸳鸯派”的名称久已约定俗成，我们也就赞成不必改

称或“正名”了，不过在概念的广狭、含义的褒贬、评价的高低方面，特别是对此派中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综合方面，我们必须依据客观事实来大胆修正那一系列不科学的所谓“结论”以及想当然的误解。

三

张恨水先生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坦然承认：“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已造成这有一个胚子。”《总答谢——并自我检讨》一文又说：“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多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决不象进步的话剧家，对文明戏三字那样深恶痛绝。”“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普通民众……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让我来试一试，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种态度是真诚的、襟怀坦白的，而这种看法也是有见地的，值得我们三思。可惜，他立志改良章回小说为普通民众服务的苦心，长期遭到误解、曲解和嘲骂。他那受压抑的心情和不改初衷的决心终于在诗中吐露了：“蝴蝶鸳鸯派或然？孤军作战廿余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

张恨水先生一方面是记者、编辑、报社经理，另一方面是章回小说大家兼诗人、散文家，两相比较，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从“五四运动”之前在芜湖《皖江日报》上连载《南国相思谱》、在上海《民国日报》上连载《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开始，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发表的

《记者外传》、《凤求凰》等止，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留下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约近两千万言，此外还有大量文艺性散文（杂文、小品文、文艺随笔与论文等）和新闻性散文，再加上三千首左右的诗词和个别戏剧、电影剧本，据估算其全部创作在三千万言以上，如此多产、多品种、多才多艺的作家，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的作品在国内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知名度是数一数二的，在市民阶层中更是妇孺皆知。在海外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港台地区不断再版他的遗著，东南亚和欧美华人华侨中都有他的崇拜者和知音。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王晓薇以论文《张恨水生平及其小说技巧》而获取博士学位。从大西洋两岸到新加坡，经常有人撰写怀念和评介他的文章。

极其粗略地考察了张恨水的全部历史和主要创作之后，笔者认为：他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煞，也不容低估的。中国文坛上少了他，就是少了一个“张恨水流派”，而多了他，便是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添了许多独特的风格和色彩。就整体言，他的人格和文品是给中国人民增光的，他是一位相当爱国、很重民族气节的文艺名人，一位与普通民众共患难、跟随时代前进的通俗文学大家，一位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其全部作品的大方向是日益自觉地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服务，“九·一八”事变后表现了越在越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他终于完成了世界观和文艺观的飞跃，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了相当勇敢、尘锐的揭露，成为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从“鸳鸯派”走向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是全国最受欢迎的报刊专栏小说家，常常以新闻稿的高速度同时写好几部小说，广泛而敏锐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

和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方面常有创纪录、填空白的贡献。例如，在鲁迅、郭沫若等批判“鸳鸯派”之前，他就利用小说形式对黑幕小说、色情小说等进行了讽刺；在现代小说史上，他是率先写作国难小说而且写得最多的作家。社会讽刺小说和暴露小说（包括寓言体小说）如《春明外史》、《春明新史》、《斯人记》、《荆棘山河》、《满城风雨》、《新斩鬼传》、《秘密谷》、《八十一梦》、《纸醉金迷》、《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等，在揭露新旧军阀、官僚政客、奸商市侩、遗老恶少、无耻文人、社会渣滓方面，既早又快，既多又广，在现代小说家中堪称第一。《春明外史》中对公债市场金融投机的内幕的尖锐暴露，就比《子夜》早了好几年；社会言情小说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在三角或多角恋爱的心理描写方面，特别是在塑造小市民悲剧典型方面颇有建树，沈凤喜、杨月容的性格令人难忘，《丹凤街》中的城市贫民的群象更富有积极意义；《现代青年》、《偶象》等伦理小说，《水浒新传》等历史小说，《中原豪侠传》等试图灌输新意识的武侠小说，《虎贲万岁》等实话小说，《孔雀东南飞》等故事新编的再创作中篇小说，《巴山夜雨》、《记者外传》等带自传性的小说，在开拓新题材、尝试新主题等方面，都是勇敢的先行者，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新经验。阅读和研究他的小说，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形象生动地了解旧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几十年间社会的面貌、各界人物的命运。他的散文和诗词也有颇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他在艺术追求上已有相当高的造诣。才通今古，学贯中西，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广泛的社会交游，又有渊博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国学修养，擅长于寓教于乐和喻理于情，从语言、技巧的运用 to 情节、结构的安排，从整体构思到小动作的刻画描摹，都有成功之处；从灵感的捕捉到意境的创造、风格的完成，也时有神来之笔；尤其是

在利用和改造传统章回小说方面，有一定的创造性，对当代文学通俗小说的创作不无参考价值。总之，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愈多，我们愈感到对张恨水的成就和贡献必须作出充分的肯定和赞扬，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艺大师的称号他是受之而无愧的。

在新文学来不及或“不屑于”烛照的生活领域里，他“孤军作战”、默默耕耘，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和补充；在新文学已经开垦的题材领域里，他也能从自己的独特的角度进行配合和策应；在新文学当时无力或无暇打进的读者群中，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和不可替代的同盟军的作用。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连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给他颁发抗日胜利勋章。平心而论，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和他的大量的进步作品的社会影响，是新文学阵营中许多知名作家也无法比拟的。如果有人害怕承认这些历史功绩，以为那样一来就会贬低主力军的历史地位或影响自己的权威与声誉，那就证明自己的心胸太狭隘了。历史是不会也不该忘记那些有功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老实人”的，张恨水不过是一例而已。

但是，有些同志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张恨水及其作品捧到不适当的高度，我们也不敢随声附和。有人认为张恨水和鲁迅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狄更斯，他的代表作是可以传世的不朽巨著；又有人断言他和“鸳鸯派”毫无关系；还有人主张，《金粉世家》可以和《家》、《雷雨》相提并论，如此等等。我们认为，事实胜于雄辩，说他是通俗文学大师是正确的，说他可以和鲁迅、茅盾、老舍比肩则是溢美。张恨水的创作道路是非常漫长而又曲折艰难的，他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和谦逊诚挚的学风，从不讳言自己的弱点和失误，现在某些论者反而从他直言不讳的事实上后退了，千方百计“曲为之说”，如果张先生还健在，大约是不会赞赏这种做

法的。

鸟瞰其创作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五期：一九二四年以前是习作期，基本上是在模仿“鸳鸯派”，但取法乎上，在社会言情和社会讽刺两条路子上都迈出了比较坚实的脚步，《南国相思谱》、《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和《皖江潮》是本期重要作品；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是成名期，《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是三部轰动南北的成名作，作品既受“鸳鸯派”影响，又不完全被老套子束缚，人们称他为“鸳鸯派后期大将”，也主要是以此时期作品为论据的；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是转变期，《弯弓集》、《太平花》、《东北四连长》、《燕归来》、《小西天》、《现代青年》、《夜深沉》等是重要的标志，从爱国心和正义感出发，在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面前他睁大了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地走向现实生活的底层，日益摆脱趣味主义而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是成熟期，《冲锋》、《八十一梦》、《上下古今谈》、《山窗小品》、《茅屋诗存》、《水浒新传》、《牛马走》、《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五子登科》、《北返杂诗》、《写作生涯回忆》等是代表作，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热情，使他达到毕生创作的最高峰，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也最为得心应手；一九四九年以后是衰歇期，由于脑溢血的沉重打击和年迈力衰的制约，他被迫中断过他心爱的写作，后来恢复了部分写作能力，也往往力不从心，笔不达意。虽然如此，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周旋，用生命的余热凝成了十几部故事新编再创作的小说和一部自传体《记者外传》上集，以及若干诗文。虽属强弩之末，毕竟壮心未已，犹如老骥伏枥，不息嘶鸣，令人感佩！

回顾张恨水先生在多灾多难中发挥多才多艺的一生，怎能不感慨系之！令人尊敬，又令人惋惜：他是自我奋斗和自学成才的典型，他有令人钦羡的顽强毅力和过人天赋，如果他有幸

提前二十年即在一九一九年就完成了世界观与文艺观的质变（假如他父亲没有暴病身亡，而他能顺利赴日留学；或者他能够半工半读在新文化的摇篮——北大接受新文化的系统教育，这种质变是有可能的），再退一步，如果他提前十年即在一九二九年就彻底和金钱主义趣味主义决裂（假如他和同事、朋友中的共产党人如张友渔、马彦祥等有更亲密的交往，更推心置腹的净谏，假如他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包括新文学运动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假如他在新文学阵营中有几个净友，这种决裂也是有可能的），或者，如果他在晚年能有幸躲过脑溢血的重击，又能获得创作真正自由的良好环境，他是有可能成长为现当代第一流大作家的，他是有可能在解放前写出与《家》、《子夜》、《雷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比肩的力作，或在解放后写出与《龙须沟》、《茶馆》媲美的杰作的。不幸的是，实际情况与我们的假设恰恰相反，他在青壮年时期走了许多弯路，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精力和才华，而到了晚年又重病缠身，未尽其才。从人才学的观点看，天赋、奋斗和机遇几乎同样重要而缺一不可。天才往往早熟，而先进的世界文艺观之早日确立是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个反动的或落伍的世界观会毁灭或浪费掉一打天才”确是发人深省的真理。我们希望未来的天才能从张恨水的命运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更期望社会各界有心人都来做培植天才的肥沃的黑土！为他们创造和提供最佳机遇！

一、童年和家庭

公元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江西省广信府（现在的上饶地区），一位名叫张开甲的参将家里降生了一个大头大脑、大眼睛的孙儿，这就是后来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恨水并不是江西人，他的祖籍在安徽省潜山县，家住岭头镇的黄岭街。世代务农，有田产几十亩，房屋数十间，在当地也算是殷实人家。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其祖父张开甲被迫入清军，后就职于广信，才举家南迁。因祖父历任武职，善技击，张恨水少年时曾亲眼看见祖父用筷子夹活苍蝇。所以后来他总是骄傲地说自己是“武门之后”，朋友们更进一步恭维他是“将门之后”了。他的父亲张耕圃自幼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看便条，但从父辈那儿学得了武术，所谓“学剑不成，一行作吏”，一九〇〇年前后在庆亲王奕劻当国时，曾主办过浮梁工厂，后来一直在厘卡子（旧中国征收商业税的机构，主要设立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当师爷，做的是会计工作。张耕圃为人耿直，能主持正义，又喜欢息事宁人。一九〇八年他在新淦县三湖镇任上时，附近农村发生了大规模宗族械斗的事：两族人因婚姻上的纠纷大动干戈，十六岁以上男丁全部出战，连老人妇女也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一时间战云密布，铜锣声、呐喊声，震动数里，上千人手拿长矛、大刀，肩扛扁担、棍棒，排阵“出征”。虽然邻近村庄上的绅士们结队出来劝阻，也无济于事，“作战”双方，似乎不杀败对方誓不甘休，年青人的眼睛都